

30

T 2570/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30.

山陰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山陰

山陰字巨原河內懷人也父暹宛句今漢之孫居
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取與
物康邑安其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交者志言之
莫展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原在汝不汝矣得
年四十一歲為縣主簿功曹上計陳事去歲州郡
同功從事則不唯其相請夜起歸家曰公為何等
時不眠邪知太傅計何意也曰早相三不朝也矣
今歸奉命何意也漢曰可和生靈何事時問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御撰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今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
私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足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相，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菽杖一枚。晚與尚書和，外交又與鍾會、裴秀並中款睦。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

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言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管。時或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收繼景立，後素又重收，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望，以未後事耳。」故立收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廷新沓伯及辛祐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

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焉其刺又加寧遠將軍
冀州俗薄無刑推數傳既授隱居搜訪賢才旌命三
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苦轉北中
郎與齊鄴城守軍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
詔曰君雖乃心在公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
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
久乃見聽除濤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
契加賜牒煖茵煖履置之宗重時以濤為比後除太常
卿以疾不許會遭母憂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
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

山濤

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且崇明好
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
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
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詔
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
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
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
不攝職為左丞白袞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
聽之耳使濤坐執綏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
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

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臣亦痛心屢塵日月之
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甚妄所
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
便當攝職今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
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
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
夫平康者便以輿聯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
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咨擬數
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
之所用或非與首眾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
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
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
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矣
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
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敷之耳陛
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
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

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
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
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
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
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
頻頻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遠至公之
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宮中詔瓘曰濤
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
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
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

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羣望豈宜沖讓以
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
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
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
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
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
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
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
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

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
萬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
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
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
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
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
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
水校尉該子瑋字產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
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貞奉車都尉

山濤 山該

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
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詔曰君以
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音吾將倚君以
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
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
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
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
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
宣城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
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

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臣也而不能用及求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熒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也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朝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

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乃表曰臣二子疴疴宜絕人事不敢受詔

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務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為不之知也簡少時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私農場相善有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少書北殿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

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
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疏曰臣以為
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
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
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
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
於朝廷然後君臣各盡古今遺此可得而言自初
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
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

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
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大極東管聽政評尚書奏
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先所難而辨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
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
異才者任用者自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
之與衆共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
行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
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
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任園池

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
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與鞭
向高陽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
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
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
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嚴嶷所逼乃遷于
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成
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交為之惆悵簡嘗有人
之機以為功伐平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

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
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
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
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林禁寬弛豪族
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
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
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
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
充賤乞留百日窮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

聖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
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
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
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
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
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堙滅西園有
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負號方駕寺署斯滿
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
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

山辭一

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
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
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
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
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岩下電年六
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
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
竒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

三石年三

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
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
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
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
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呵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
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
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尊上已
襍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
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
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

王戎

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
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
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
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
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
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與戎別問計將安出
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
會敗議者以為知言龍裴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
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
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還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

詔伐吳。或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朝各率眾詣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蕪春、鄣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暗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士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

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甚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潛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草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

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
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
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
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傳咸奏戎曰書稱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
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
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馳
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
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生
政將地苟媚取容屬愆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

三五

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繇
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
繇曰著仲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
宮以秀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說成成都
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
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
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
夫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
不義之心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

三五

王冏傳上

晉書四十一

三五

不夫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固謀臣葛藟
舉以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正議者
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隋則得不及禍戎
以晉室方亂慕遠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寒謬
之前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
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揔鼎司而委事僚
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
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避之性好興利廣收
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
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怕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頌貸錢數萬以
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永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
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怕鎖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後詣鄴隨帝
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
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
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邺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
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實
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

風塵表物謂裴願出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
寧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或有高名戎惡之敦每依
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臨金賞先見如此
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願為後車安曰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
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
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
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
而戎衍獲濟焉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
一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

陽平太守惜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

恣角嘗造山濤濤

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

物老嫗生寧馨兒

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父又為平北將

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

報衍年十四時在

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

甚清辯祜名德貴

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

異之楊駿欲以女

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

聞其名問戎曰夷

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

從古人中求耳泰

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

衍初好論從橫之

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
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
探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夫然心不能
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
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
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
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
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
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万物
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

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
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嗾
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
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
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
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
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
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
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
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

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
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剛愎貪
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
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
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
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
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
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
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西后所誣衍懼禍
自表離婚賈后既發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

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
等伏讀辭自懇測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
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
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塞之操宜加顯責以
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
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
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罔有匡復之功而專
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
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
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

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
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
族弟敷為青州。因謂澄敷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
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
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
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
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
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
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越之討苟
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衍為

三

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官，情
隨世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
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
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
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
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
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
使左右扶出，謂其黨黑乳。荑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荑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
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

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若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有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

意。衍妻郭性貪，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望。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

勸穎殺玳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
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
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
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
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娛惠帝末
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
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
豫論澄辭義路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
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戲而弄
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御形雖散朗

王登

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琨
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
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
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
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
為如黨嚴嶷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
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
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
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
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

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
許之既而襲之於籠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
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
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
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
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
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
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
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
弢守江陵澄遷于宜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
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
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
史武察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
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
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為遂所
敗會元帝徵澄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
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
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
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

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搯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本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詵辟為西曹轉主簿詵坐事舒自繫理詵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勦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

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欽嘗因酒忤澄
澄怒叱左右捧欽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
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搢
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欽遂得
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
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
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
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出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
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

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
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
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
昌荆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敦諧之於王廙廙疑
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總垣嘗
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劭言於敦曰百姓久
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
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
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婦病狂故搢
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

黠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也。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之稱君曰：其可。臣慮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

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

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

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捩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

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受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

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入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

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
與長沙王又構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又
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
又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
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
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
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
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
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親

樂黃

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出亭委貨財術
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
羊之侶銚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
貸頽牆之墮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
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稜
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
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
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朕將聖事乖跣拍操
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
解愍懷之客豈間伯夷之風歟悞夫能立志者也

六十五小一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林濬
冲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
忠乖曩列平子陵海多於用拙學人令披雲至高天澄
澈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袤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叢漢大司農父
泰揚州刺史有負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悅見之
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
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庶養袤如己子
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
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
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
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

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為掾袁舉高陽許允
扶風魯芝之弟萊主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
名芝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
屬蜀城特見野史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
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
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
守欽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
姓蒙惠化且盧子安主于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
賢故復相在表袁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
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

高貴鄉公即位衣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
元城封廣馬亭侯徙光祿勳勳勳示止母憂儉作亂
景帝自出征之自官相送於城東袁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是勳光祿為恨肅以語
袁袁自輿進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汝知侯生心來
也遂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呂與儉俱不臺
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武幽
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等今大軍出其不意江
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濟為地也以其氣此亞夫
之長也帝稱善轉大常高貴曰公議立明堂辟雍

精選博士袁舉劾其不職後並至公輔
大位及常道鄉公之與議之策進封安城鄉侯邑
千戶景元初疾篤失明愛之政骨不許拜光祿大
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
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
夫密陵侯袁宏復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
進有素絲之節且登三階之階補表職之闕今以
表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
表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國坦曰
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今又詔登百徐公

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
敢以垂死之年累弊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
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
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篋簪褩錢五十萬九年
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
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謂稱予位並列鄉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績舊文剛省浮穢中書
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不察別矣轉尚書考功郎
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表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

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皆稱
陪臣默上言呈太子體皇極之尊無敢與天下官
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意遂絕絕為東
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合郡亭自
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數比之以汝謀班告
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
初帝以貴公子嘗品鄉里莫敢與為輩京之州內
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羣書言曰小兒
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
詔使默乘輿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待駮乘乎昔州

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
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取
重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是尚需素行道之本
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歸里為廷尉
是時高令夫叔坐交通貨賂大罪刑獄在朝多見
引遠惟默兄弟以初系慎不染其流遷太常特僕射
山濤欲舉一初親為情士謂默曰嗚呼吾公歸令
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忍嘗見類也及
齊王收當之同下禮官議崇錫典制特立宗酒曹
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入為驢漕

母喪哀制既終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
法定公聽大臣致書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
光祿勳大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
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
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之豫默
曰吾再讀傳不疑傳嘗想其人畏遠權貴與世所
守遠辭之駭深為恨至此駭議不同遂不施行默
寬中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
下以和雖僮豎孺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然故士
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劉表一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
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立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
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
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歟漢河內太守去
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歟乘輕舟
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
所見欲行喪制胤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娣

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
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
妻既生婦遂絕房室怕如右喪禮不堪其憂數年
而卒邈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感亦
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承之由
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類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
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
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佐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
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遷參軍平賜爵關中侯
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

鄭球 季統

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懼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
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東尹封廣陸伯恭始初
拜尚書進爵爲侯邈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
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
訟誓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
猥發明詔特拜臣式雖庸劣曷能諮用才力豈無以
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廷羣公論議讞言
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
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明遣侍中訊訪詔從之遷吏
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邈忠允高亮有

匪躬之節使領司諫校尉胤妻自去漢承傳儲宮不
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實故不許
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諫事任峻重而
少傳有且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
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
職內外而家老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
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
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
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
宣旨傳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

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詞謚曰成皇太子
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
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復忠貞儉身沒家無餘
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
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野志字
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
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士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
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為志經史與孝廉

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
白爽子弟不宜下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
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和守侯
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
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遷拜散
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寧受
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
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駙具刀器衛府人
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
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

李允 盧欽

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
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自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
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所所之節不幸
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祔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
又以欽忠清高勲業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
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
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蹏並素清介身沒之
後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置其各賜穀三
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

散之親故不營其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廢杖笞喪
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弱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
器重之以為國子博士亦酒祕書監皆不就飲不
啜字子衡尉卿琰字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郿令成都王
穎之鎮郿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膺遂為謀王齊王
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
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入
期電發之來之眾不召自至搃
夷凶逆必有狂無

盧欽

字志

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
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梓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
外補左長史尋堂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為論所
敵士氣震駭議者多欲潔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
利敵則得勝必有輕易奔轍之情若頓兵不進三
軍士氣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且更選精兵
是年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論
敗志曰齊王求就百萬與張泓等相行不能
決六王淫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
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之不全

立今宜因太妃徽煇求還定省推宗上齊王徐結四
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
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與言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
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顥納李令之說欲
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一諫不
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結望之心以長沙王
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
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金昌等平乃廼兵以
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六勳及事平歸功
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

卷之四

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亦不荷賴矣逆寇縱
肆稍擾荆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穎
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節也穎不納及乂死
穎友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州府事乘輿於蕩陰
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
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入至曉乃皆成列而程
太妃戀慕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眾潰志志與子謚
兄子緄殿中武曹士人而已志復勸穎登壇時有道士
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藥而飲
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管仲間

尋索得點乘車街司馬督韓玄收集前門得百餘人
志入帝問志曰何敢散敢李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
里而入十一朝駭散兄弟以擊率陛下還之陽帝曰甚
佳於是御清車使發時志曰昌邑守洛陽帝曰甚
陽帝召之至洛陽帝曰昌邑守洛陽帝曰甚
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還洛陽志啓以
滿奮爲司隸校尉散著多還百官相備帝欲賜志
綃二百匹綃百斤衣一襲綉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頊聞
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隸方聞城都軍敗頊兵
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

三十一

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車無道焚燒洛陽怨
毒之烈至今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還天幸
帝聖說就與唯志付側口陛下今日之當
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不補唯知盡誠不敢
左右而已傳方賜三日使西志復然至長安被
賊志亦隨所及東海上城左迎大軍賊帝復
還鄴以志爲鄴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其西行還
洛陽而還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請志還長
安未至而聞顯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任志進
長安結顯陳謝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以爲

陶所驅迴請河北及願就官無奔故唯
送時人嘉之越命心為軍諮議酒遷
轉尚書洛陽侯志將妻于比段片
陽已為劉粲所虜粲拔其
長子謹

謹字子諒清敏有理思也
女熒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
為劉粲所虜粲拔其
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謹為主簿
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謹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
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
取謹為司馬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
絕段末波在遼西謹往以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
於江左謹因其使表琨琨又以此切於是即加
弔祭與徵謹為散騎中書侍郎而末波所留遂
不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謹流離出故且二十
載石龍破遼西復為柔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
國也必爾酒侍中中書監屬丹閣誅石氏謹隨閔軍

於裴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謚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法為一時所推但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穎川荀紀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難供職於石氏州以多為辱遂詣諸子曰吾身身沒之後復何復何也裴憲事申郎備其法注莊子及文集有行於世後生道備魏司空林皆孫劉琨妻之遊也與誰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大波從史沒石氏亦石氏大官其後裴憲別有傳

華表

卷之二

華表 侍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至二十拜散騎黃明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瑰武更生時聞者流汗青表懼禍作頌稱其歸下台故免於大難後遷書五等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兼太常卿數歲以老病骸骨詔曰表清直自復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以果奏匪懈而以公回所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表大中正六年賜錢二十萬牀帳褥皆祿賜與卿同賜施行以表名司徒李胤司隸士

宏等並並美表清心以爲不可得真錢而親
跡也咸寧元年八月以時年七十一益曰康詔賜
朝服有六子異之請改以節

虞字長驤弘敏有才子表父虞純與漢相始親
故虞年三十五不得請職中書官虞始初
遷元從侯射少爲武帝所禮黃門守節常
侍前軍將軍侍中中郎將都督百官事事父
疾篤輒還仍遭喪在日初復任與固守言初
表有賜客在焉使虞曰將令表殺賊在二客各代
以故及毅以貨賊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

華表 虞

客直言送三坂與虞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
荀勗先爲中子求異女虞不許爲恨因終啓帝以
表毅貨賂者多不可盡罪且書最所親者一人因
指異當之又緣與有違忤之各遂於喪服中免虞
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虞免爲庶人不應罷封
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矣曰虞所坐除名削爵
一時之制虞爲世一書在名簿不聽其嗣以爲刑
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半死者贖功重爵也嫡統
非犯終身棄罪發之爲重依律應聽其封詔曰諸
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

皆去矣何為罪罰將加且吾之責與以肅貪穢本
不論常法也諸賢且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
不顧傷厚君命廢之而整上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
反也於是有所奏免議者有詔皆以曠論混以世
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任病瘖不能言故得行不拜
世咸稱之與棲逢家巷垂十載教誨之孫講誦經
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魏共造睹
蘭於心側帝嘗出視之間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
憐之帝後又拜陵雲臺望見塵首宿園所陌甚整
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今之拜城門校

華真

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高祖即位加侍
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與庶擢駸召不時
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勳尊
禮典得侍道之義後年表初篤詔遣大醫療病進
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齊雲可因託
賈后求以女配與孫陶俱起而不許后深以為恨
故遂不登台司年十五立論曰元三子混會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身歸上縣位侍中尚書卒官
子陶嗣補華甲令沒於石勒

奮字敬長河南尹與荀勗俱避賊至臨穎

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騎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爲尚書進爵建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關中太守以爲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郡賊方盛所在川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

皇晉書

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創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尋議以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巨公以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以稱吾不預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

敷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
領太子太保成帝即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咸和初以懸帝時賜爵進封一等削除恒更以討
王敷功封死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
左右從至石頭備履復艱危因悴踰年恒為州大
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恒所黜及讓在峻軍
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
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
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廢遺滄冠之禮無所
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時祭朝廷軌

華恒

則事並施用選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
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
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
老彌篤壯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
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饒子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
為長安令自書郎轉重時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
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許說老不
行更拜說常侍典中書者亦領國子博士遷侍
中太康末武帝頻親宴樂多疾病屬小瘳嘗與

侍臣表賀因欲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如上下同
夢不覺不舞臣等竊恐若有微懼以爲收功於所
忽事乃無悔慮若禱於世成祿乃日新唯願陛下深
垂聖明遠思所爲之悔以成日新之福靜和氣
齊養精神曠身以清簡之字留心於虛慎之域無
厭世俗常戒以忽率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
其吾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氣初利宜
昌高侯誅獨跋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高貴聞
多識爲書與具有以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
侍班同中書士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又治禮音

雜道

律天文數術南史又章門下撰集皆以統之初
以漢紀須臾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郎典官制
事由是得編觀必籍遂就其緒起于武終於孝
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紀二卷十
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二譜年傳目錄八九十七卷
喬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
其義也故易爲皇紀以次帝紀又作志爲典以
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曰臣會議時
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
文質事核有遺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

尉汝南王亮同心術權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
施行矯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
奏官制太子宜選官及安邊等祭明堂辟雍浚導
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脩營宮之禮置長秋
事多施行元興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矯性嗜
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郎何劭
奏諫中子徽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
監繆敬又奏矯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
直魏晉紀清史著作郎張軌等俱在史官永嘉喪
亂經籍遺沒矯書存者三十餘卷矯有二子願徹

華嶺

暢順朝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
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獻以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
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
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
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
秦涼為虜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
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
首級詔曰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

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
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凶事公欺朝廷以敗為
得意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莫能補過
而六與下同詎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
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
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
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
所以崇奉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鹽
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鑿血中護靈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

華陽

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
有宦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
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
催駿速發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
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
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
少年時人美之尋燕死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
屯騎校尉

溫美

溫美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

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
於世號曰六龍美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
遷尚書郎東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
累遷尚書及齊主同輔政以美攸之故吏意特親
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罔建議欲復其官
爵論者或以為非美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
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云非
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
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
見存而德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

一 整 德 一 溫 美

獨諫上宰不知不能承風質善望其指麾從命不
亦難乎況今皇后蒞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在
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
非所討今以華不能發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
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我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
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
邑千八百以出為異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
敗於許昌也自後異州美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
以美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如
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肆兼并之業交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樞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哉其參臧於論道之辰惟善於兼濟之日良剛鯁哉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曰家利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

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汁温茂以明寤顯信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栢之後雕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鑿績克宣温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